

# 母亲

□郭兆淑

家里住着老妈妈，耄耋之年，黑发还多于白发，就是耳朵有点背，眼睛有些花。看电视声音倍儿大，自己看还会不停发出各种感慨，看到我就开始解说，嗓音比电视声还大。妈妈啊，你看吧，讲解吧，是否还以为我是小小孩儿呢？

好的天气，老母亲爱下楼和老太太们聊天，常见她们欢声笑语坐一圈，每人都有辆小推车，像极了小孩子学步的幼年。

真的是老还小啊！自然规律谁也不能改变。儿女长大，自己暮年，一代一代往下延续。

老母亲拄杖上楼嗒嗒地响，一声声敲在我的心上。丝丝惆怅，阵阵迷茫，叹人生如梦，世事沧桑。

母亲也曾经利索能干，年轻漂亮，恼人的岁月把她变成这般模样。

母亲！娘！妈妈！至高无上的尊称！老人爱啰嗦，不管你忙什么，一句话他七遍八遍对你说。忍着听，别厌烦，因为老人进入暮年，已和小时的你角色倒颠，现在的你——就如同老人的天。

老人闲没事，就爱管闲事，这应是共识。请你别嫌弃，缘故很简单，因为老人爱你。

# 夏的哨声已经吹响

□王文静

这几日的雨水，盛满  
浅湾，山谷湿润  
照旧有酢浆草和鸢尾花  
迎雨盛开

五月如豆蔻  
风中摇曳，羞涩亦亭亭  
心扉打开，就从花苞里泪流出  
一朵独属于夏的艳阳

不骄不躁，雨水盛放不了的地方  
任凭阳光蓄满润泽  
让草木更丰盛，让山石  
浸润一层明亮的光

让光阴的轮廓从朦胧走向清澈  
让来时的路，和初夏重逢  
让我怦然心动，从身体里洒出杨絮  
纷纷扬扬走过半生

去路，隐没在杂乱的原野  
一声鸟鸣，引领我走进一场季节更迭  
这里，半青半蓝，生死契阔  
这里，繁花烂漫，向阳而生

我学蚬蛄撼树，用一根杠杆  
撬动地球的转动  
夏的哨声已经吹响  
葱茏的麦田正在泛黄

# 又到农家小满

□程磊磊

是以表征气候或季节变化为主，而小满则是一个表征物候的节气，其关注点不在气，而在物。

元代吴澄在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这样注解小满：“四月中，小满者，物至于此小得盈满。”其中的“物”指的就是夏熟的农作物。其意为夏熟农作物到了农历四月中旬的时候籽粒变得饱满，但并没有完全长成，所以叫“小满”。虽是小满，却也忙忙碌碌了几个月的农人得到了一点小小的收获，看到了丰收的希望，心里渐渐满足起来。

这时候的乡间是充满情趣的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农人们看着麦穗日趋饱满，心中满怀喜悦。沉甸甸的麦穗低下了头，风一吹，泛起阵阵麦浪，浓浓的麦香扑面而来，沁人心脾。此时，掐一只麦穗，搓

下麦粒，放进嘴里一嚼……这时的麦粒已经对牙齿有了一点点儿的抵抗，只等着毒辣辣的太阳，劈头盖脸地晒上几日，麦穗就会由青转黄，就像是怀胎十月的孕妇，等待着产期。

瓜果类的经济作物也开始粉墨登场。碧绿如翡翠般的黄瓜正迎来它最辉煌的时刻，瓜藤粗壮，瓜叶肥厚浓绿，饱满的汁液似乎随时都会流出来。嫩嫩的梢头，沿着瓜架往上爬，翠叶间，隐约鲜黄的花，一朵朵都顶在嫩绿黄瓜的头上。黄瓜长势喜人，晚上浇水，次日一看，已明显见瓜，且瓜结得很多，秧藤的每一节瓜叶间都会生瓜，还不止一根，从底向上赶着长，瓜长成就摘，农人每天都有瓜可卖。在乡

村的路边、树荫下，随处可见卖黄瓜的菜农，在地上铺上草甸子，黄瓜都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，顶花带刺，瓜青花黄，看一眼，即使不懂行，也知是新鲜的。

在小满来到的时候，杏开始变黄了，这种杏，有个通俗的名字——麦黄杏。因为它总是赶在麦黄之前成熟，所以农人就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，取了这样一个名字。吃完麦黄杏，小麦就黄了，可以开镰了，正应和了古人所说的“杏麦修镰”的农事场景。过去，农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，很少买卖东西，除非自己吃不了了。农人栽杏树就是为了自己吃，当然主要是解孩子的馋。

桃子不急不忙，藏在绿叶间，

满身的茸毛，就像“类人猿”一般。这便是桃子的聪明之处，以防还未成熟就受到不必要的侵害。那茸毛扎扎的，人若用手触摸它，毛就会刺激你的皮肤发痒，不挠还好，越挠越痒，越痒越想挠，让人非常不好受，知道它不好惹，下次，你就不会去碰它了。虽然此时的桃子，还处在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境地，亦可以让馋嘴的娃儿们哈喇子流满地。

路边的枇杷树也早已按捺不住身体的躁动，纷纷将果实挂满枝头。黄灿灿、圆鼓鼓的枇杷果，就像一个金黄的小灯笼似的，吸引着乡间的农人驻足观赏，品尝采摘。它的存在，不仅美化了乡村街景，也为劳作归家的农人带来了口腹之欲的一点满足。

“枇杷黄后杨梅紫，正是农家小满天。”一蔬一果，小得盈满间，便可给万千农家带来满满的欢喜。小满是只知道中国农人心理的节气，更是体现中国农人处世哲学的节气。只要“小得而盈足”，农家时时都是“小满天”。

# 母亲的缝纫机

□石永刚

服，会做各种各样的布鞋，纺过线，织过布。在母亲织布时，我曾调皮地在织布机上飞过梭，弄乱了线，扯断了线，害得母亲细心地接好又理好，费了不少功夫。

母亲想买一台缝纫机，可家里没有多余的钱。

刚好二弟初中辍学了，母亲说，和我一起给窑坑拉土吧。

附近烧制砖块的砖窑，需要把土拉到指定的位置，拉一立方米土可得两元钱。我们家的小骡车，大约三车是一立方米土。二弟刚辍学，赶骡车有个新鲜劲儿，就和母亲一起去了。

我没去过窑场，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一锹一锹把土装到车上，再赶车到卸土点，一锄一锄地把土扒下来。只能从傍晚他们衣服上的汗渍推想他们的艰辛。二弟说，太累了，真不想去了。母亲说，再拉几天就不去了，妈想用这钱买个缝纫机。二弟下了很大决心才同意了。

十几天后，母亲去窑场结算了

工钱，然后和父亲一起到县城百货公司买了一台梦寐以求的缝纫机。

黄色的木纹平台，暗紫色的铁质支架，看上去显得稳妥又安静。这可是个高级的玩意儿，缝纫机头不用的时候，可以转到下面，上面盖上市子就是一个小桌子。放针线的小抽屉是侧旋式的，小巧又精致。三弟反复开合几下，发出啪嗒的声音，觉得挺好玩的，并有继续玩下去的意思。母亲轻轻打了一下他的手说，以后这缝纫机谁都不准乱动。

有了缝纫机，母亲一下登上了她梦寐以求的舞台。脚踏板随脚转动，带动转轮飞转，发出有节奏的轻微的咯噔咯噔的声音，机针上下跳跃，每跳一步，都会在一张布中埋下牵引的线。不到一响，一件衬衣或一条裤子就缝好了。母亲拿起在炉火上烧红的铁熨斗，试好温度，铺上半湿的毛巾，一瞬間，水火齐下，衣角裤边顿时舒展开来，显得整齐熨帖。稍稍晾

晒，缀上衣扣就能穿了。

母亲做衣服的最后道工序，就是看我们试衣服。我们穿上新衣服，扣好扣子，母亲会替我们整整衣领拽拽衣角，再前后左右地转着看我们，还会走远几步，看看整体效果，目光里都是快乐和满足。而那一刻，也是我感觉最温暖的时候。

母亲做衣服的时间和范围也在慢慢延展和扩大。我晚上写作业，母亲在旁边咯噔咯噔地踏着缝纫机忙碌着，有时候睡一觉醒来，朦胧中还听到缝纫机的响声。当时流行尖领衬衣，母亲看了邻居的样式，到集市扯了一块圆点白底的确良布，第三天我就穿着那款衬衣去上学了。隔了一段又流行一款圆衣角的西服，母亲狠下心扯了一块条纹布，给我做了一件西服。这是我人生中穿的第一件西服，当时西服刚刚流行，穿上去自然惹得同学甚至老师的眼光连连。买得起马还配不

# 反对贿赂 公平竞争

# 亲不逾矩 清不远疏

【守法经营 · 诚信经营 · 廉洁经营】  
打造“六最”营商环境构建新型政商关系

—5·20亲清政商日公益宣传